

**目 录****会议报道**

中国 CIPRA 第二届年会召开  
新兴传染病国际研讨会召开  
科学顾问委员会 (SAB) 第二次会议召开  
中国 CIPRA 项目执行委员会 (CEC) 第九次会议召开

**相关信息**

Core A 工作人员在 CEC 会议上  
关于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的演讲  
天花痘苗也许能够抵抗艾滋病 / 关于  
HAART/清除潜伏 HIV 的新疗法  
HPTN 项目简介  
特别报道 : Salim 在中国

**有关培训**

CIPRA 知识  
小测验  
人才秀  
测验答案  
重大日程

**会议报道**

2003 年 10 月 27、28 日, 中国 CIPRA 第二届年会暨科学顾问委员会于杭州望湖宾馆召开。与会者共 124 人, 其中包括 SAB 成员 10 人, 外方顾问 22 人, CIPRA 成员 84 人, 现场人员 8 人。年会上, Rodney Hoff 博士和 Salim Kalim 博士分别介绍了全球 CIPRA 项目和南非 CIPRISA 项目的概况。接着进行了中国 CIPRA 子项目/核心年度工作报告, 汇报研究进展及有待解决和协调的问题。此后, 邵一鸣教授介绍了中国 CIPRA 项目的研究计划, 以及中国 CIPRA 项目在上一年度中工作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CIPRA 项目成员根据科研工作的彼此衔接组成小组, 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做了更深入的思索和探讨, 提出建议和设想, 并明晰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同时 SAB 召开了内部会议, 由 Myron Cohen 向 CIPRA 成员做了总结报告, 在肯定中国 CIPRA 项目一年内工作成绩的同时, 针对整个 CIPRA 项目和各个子项目核心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大会最后, 殷大奎教授, Jay Levy 教授和邵一鸣教授分别致闭幕辞。他们祝贺大会成功举办, 并希望 CIPRA 项目能够再接再厉, 取得更多的成果, 顺利完成研究任务。

**会议报道**

图1 来自美国NIH的Margaret Johnston博士, 中华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博士和中国 CIPRA 项目首席科学家邵一鸣博士在中国 CIPRA 项目年会上致闭幕辞。



## 新兴传染病国际研讨会召开

经卫生部批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同中国医学科学院、浙江省卫生厅、美国国立卫生院共同主办，中国 CIPRA 项目和浙江医学会承办的“新兴传染病国际研讨会”于 2003 年 10 月 25 -26 日在杭州望湖宾馆召开。



图 2：新兴传染病国际研讨会现场

会上，28 位杰出的国内外专家为 200 多名与会者（其中 47 名来自国外）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内容涉及 AIDS 和 SARS 的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干预治疗、疫苗治疗和预防策略及防治经验等。研讨会包括一天半的演讲和问答以及半天的小组讨论。大家就 HIV 及 SARS 研究的多个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这次研讨会，使我们的视野大开：艾滋病于 20 年前被发现，现在我们认识到检测出急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重要性；我们意识到新的疫苗研制方法值得尝试，而社区干预在艾滋病预防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更有幸请到了加拿大和中国在 SARS 一线奋战过的专家，他们交流了在 SARS 预防，控制，数据管理和临床治疗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经验。会上强调了 SARS 的流行给予我们的教训，启示我们要把医学和公共卫生措施结合起来。在今后，基础医学科学家们仍需与实验室中和现场中的公共卫生专家密切合作以求更及时有效地对传染病，尤其是像 SARS 这样未知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做出反应。

与会者反映本次研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它不仅为专家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而且还建立了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科研合作，加强了中外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传染性疾病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出现，因此国际联系与合作将在公共卫生，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起到重要作用。

大会组委会对出资和承办者表示衷心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把设想变成了现实。同时我们对所有的与会者表示感谢，大会的成功离不开你们的支持和参与！



## 科学顾问委员会 (SAB) 第二次会议召开

中国 CIPRA 项目第二届年会之际，13 名科学顾问委员会 (SAB) 成员于杭州会集一堂召开 SAB 内部会议。SAB 是中国 CIPRA 的一个外部监督机构，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中国 CIPRA 项目基金 审批后两个月召开；随着项目的进展，今年的会议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条理性，讨论各个子项目工作如何改进的问题。Myron Cohen 博士主持了历时 4 小时的会议。委员会评估了各个子项目的优势和不足，做出大致总结，并于次日 CIPRA 项目年会上 给出相应建议。每个子项目都将向 SAB 递交书面报告，作为对其建议的答复。



图 3：. Myron (Mike) Cohen 博士（做手势者），主持了历时 4 个小时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会议。

## 中国 CIPRA 项目执行委员会 (CEC) 第九次会议召开

10 月 15 日上午，中国 CIPRA 项目执行委员会 (CEC) 第九次会议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7 楼会议室召开，各个子项目和核心交流了一个月以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初步提出解决方案。邵一鸣教授宣布了将在杭州召开的第二届 CIPRA 年会的安排，并向各个子项目及核心通报了 NIH 对中国 CIPRA 第二年度预算的批复情况。同时提到了云南现场工作的筹备问题。最后，国际协调员 Cherry Gumapas 和志愿者 Hayley Felten 做了关于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的演讲（见下文）。

## 相关信息

### 中国的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

9 月 15 日，在第九次 CIPRA 项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中国 CIPRA 项目 Core A 的工作人员 Hayley Felten 和 Cherry Gumapas 向 CIPRA 项目成员 做了名为“ 艾滋病孤儿、易受伤害儿童

和 CIPRA：“我们将在地方现场支援他们的工作中起到什么作用”的演讲。她们演讲的目的是：1）引起 CIPRA 项目对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的关注。2）作为一个政府科研机构，CIPRA 项目能否在展开研究的地区为这些孩子提供支援。保护参与研究者的私密性是 CIPRA 项目首要的责任。而这将给 CIPRA 项目在现场主持对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AIDS Orphan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OVC）的援助工作设置障碍。

另外，CIPRA 项目要遵守其资金供给政策，而这将不允许在现场为 OVC 提供资金上的援助。但是 CIPRA 项目可以鼓励建设一些保护机制，如 OVC 监督委员会，资金招募以及社区内的日常关怀。作为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麾下的研究项目，CIPRA 项目于今年 10 月下旬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承诺对现场的社区给予支持，但是并没有为 OVC 制定具体的任务或计划。有一种解决办法，CIPRA 项目可与将在 2004 年启动的国家治疗计划合作，或者让 CIPRA 项目的社区顾问委员会（CAB）担任社区内支持援助 OVC 的基层组织。

以下是关于中国的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的报道。

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从诸如静脉吸毒者或性工作者的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转移。放下这种疾病变化的流行病学状况不谈，由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或失助的孩子所经受的困苦生活仍是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定义“艾滋病孤儿”为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死于艾滋病的不满 18 岁者。而感染 HIV，双亲中至少有一人感染，或生活在照料艾滋病孤儿家庭中的孩子，被认为是“易受伤害儿童”。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即 OVC 面临着失去父母后的沉重负担。

当父母患病或死亡时，孩子将面临如下问题：

**心理障碍**——父母的患病或死亡给孩子严重的心理伤害和抑郁情绪。这种伤害因为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歧视变得更加严重。

**经济困难**——当双亲之一病重而无法工作，家庭将失去经济来源，或者收入都用于支付医药费。这时孩子将被迫工作供养家庭。

**退学**——由于多种原因。诸如歧视，贫困都是父母罹患艾滋病的儿童遭遇的现实。当双亲之一死亡，退学的可能性便增大。在云南的一个县城，艾滋病孤儿中有 40%都退了学。

**营养不良和疾病**——由于贫困，忽视和来自其监护人的歧视，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更易营养不良和感染疾病。他们通常是家庭中最不受重视的人。

无法继承遗产——很多情况下，他们父母的房屋或财产被盗窃或拿走。无人为孩子声援，帮助他们认领遗产。

恐惧和孤独——孩子对于围绕艾滋病的恶名和歧视格外难以接受。除在校园中受到羞辱之外，孩子们将体验更多沉默，并遭受诸如失去伙伴，少女因不良名声<sup>1</sup>而对婚姻无望等长期消极影响。



这个湖南省的 10 岁男孩面临许多艰难：

他的母亲已经死于艾滋病，父亲的病情进展为他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今后谁来照料他？

接触过 OVC 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和官方的经验确认了这些孩子的一些具体需要，包括声援，医药服务，心理支持，社会经济支持和教育。在农村，比如 CIPRA 项目实施研究的县城，几乎没有可以实现这些需要的组织。什么现有的团体或机构能够共同努力，为这些无助或将要变得无助的孩子供给所需？非洲的教训表明，对 OVC 最有效而根本的支持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而不是在什么机构里。来自大家庭，远房亲属，甚至邻居的关照都带来很多温暖，对孩子的人文关怀和支持不是一个机构能做到的。另一项调查表明，在非洲，社会机构给予的关怀比社区和家庭关怀的花费高了将近 20 倍。在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孩子们的情况与非洲明显不同，那里有更大的家庭网络，包括兄弟姐妹，能够为孩子提供至关重要的关照和支持。

9 月份中国日报突出刊登了中国对 OVC 的需求做出的一些反应。云南及河南的社区正在协助当地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对 OVC 的援助工作。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估测中国有 76,000 艾滋病孤儿。卫生部预计这个数目到 2010 年将会增加至 260,00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理事 Carol Bellamy 说“OVC 的含义是可怕

的，失去母亲或双亲的深刻伤害带来破坏性的长期影响，不仅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也对社会的稳定和民族本身。

2. 如果你对支援中国的艾滋病孤儿和易受伤害儿童有兴趣，或仅仅想了解更多，请登陆 [chinaaidsorphanfund.org](http://chinaaidsorphanfund.org)

联系中国艾滋病孤儿基金会，一个基地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非政府组织。

### 天花痘苗也许能够抵抗艾滋病

美国福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一个科研队伍报道：他们已证实，在实验室器皿中，来自接种过天花痘苗的人的血细胞感染 HIV 的几率会减小 4 成。

研究者将 10 例来自接种过天花痘苗者的血样和 10 例未接种者的血样同时暴露于能够致病的 HIV 病毒。结果表明，HIV 的感染能力减小了 4 成。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进行，也许会得出更具权威性的结论。

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队伍并非天花免疫和抗艾滋病感染之间联系的首次发现者。其他科研工作者的研究也表明年龄稍大的接种过天花痘苗的人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较小。1999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与天花有亲缘关系的一种名为黏液瘤痘病毒的微生物与 HIV 一样通过 CCR5 受体感染细胞。其他研究发现 CCR5 具有某种突变的人是不能被 HIV 感染的。以上的研究为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提供了基础。研究结果虽未被广泛接受，但已递交给一份科学刊物，并将逐步引起重视。

### 关于 HAART

高能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是将 3 种或更多不同类别的抗艾滋病药物结合起来使用。作为艾滋病的一种疗法，它在 1997 年即被引进。这种“药物鸡尾酒”使用后不久，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便下降了一半，到 2001 年，下降了 80% 还多。

HAART 也有不足之处，它能够抑制病毒，使患者在几十年内保持健康状态，但它却会引起多种严重的副反应，从腹泻到心脏病。而且 HAART 对潜伏中的 HIV 没有作用，已有研究发现 HIV 可以隐藏在免疫细胞中几十年甚至一生的时间。（见：《清除潜伏 HIV 的新疗法》）。也有研究认

为 HIV 可以潜伏在其他细胞中，比如某些脑细胞。一旦 HAART 停止就会重新活跃起来。然而病人也可能在停止 HAART 几年甚至几十年后都安然无恙。

### 清除潜伏 HIV 的新疗法

美国落山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UCLA) 的科研人员已研究出一种定位并杀灭被 HIV 感染的静止 T 细胞的技术。几乎每一百万个 T 细胞 (那些最易被 HIV 感染的) 里就有一个静止的, 或“蛰伏”的 T 细胞, 其中潜伏有 HIV, 非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所能及。为了打击这些隐藏的 HIV 病毒, 首先要做的就是激活它。过去这方面的尝试都失败了, 因为激活病人所有的 T 细胞会间接导致致命的后果。

UCLA 的科研队伍却成功地利用两种化合物部分地激活了 T 细胞。其中一种是天然化合物——白细胞介素-7 (IL-7), 另一种叫做 prostratin, 来自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的一种植物。它们利用了一种特殊的通路, 能够把 T 细胞不完全激活, 抗体随之与 diphtheria 毒素相结合, 这样抗体进入细胞后, 毒素便在病毒复制之前将其杀灭了。

这种方法应用于小鼠, 有 70%-80% 的潜伏 T 细胞被清除。这项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是, 健康细胞不受影响。下一步的实验将在感染了 SHIV 的猴子身上进行, SHIV 是一种人为设计的人猴共患病毒。如果在人类身上试验, 将和 HAART 鸡尾酒疗法一起进行, 以防止 HIV 在体内进一步扩散。

### HPTN (艾滋病预防试验网络) 033 项目介绍

HPTN033 项目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用于开展世界范围内合作的预防艾滋病传播的非疫苗干预临床试验。本项目协议于 1999 年 10 月 12 日由中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签署。项目历时 5 年, 参加者自然增长长期将需要 6 个月, 每个参加者将随访 12 个月, 经费共 500 万美元, 另有额外设备费 50 万美元。经费的 70% 划拨给中国, 其中 70% 直接用于项目现场。

HPTN 033 项目在全球共有 4 个现场, 分别是中国的新疆和广西、印度的辰奈、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中国现场分别是新疆乌鲁木齐市和广西南宁的横县, 分别由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 中方项目负责人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研究员, 新疆和广西的现场负责人分别是张远志主任医师和刘伟主任医师。该研究是针对 HIV 抗体阴性的静脉吸毒人群的 HIV 血清发病率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 通过 HPTN 033 项目研究现场的建设 and 培训, 进一步提高开展现场研究的能力, 包括硬件设备和人员技术水平的建设, 为下一个阶段将开展的三期临床干预试验作好准备。

该项目研究目的在于：

- (1) 为将来的 HPTN 预防干预项目建立现场；
- (2) 为 HPTN 研究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指导；
- (3) 为加强中国的艾滋病预防研究能力，进一步建立临床试验研究现场设施，培养并提高研究人员、学生和工作人员的研究水平。

本研究项目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于 2002 年 7 月 1 日开始筛选和招募研究对象。广西和新疆现场分别于 2002 年 11 月和 12 月各自完成 500 人的队列招募工作，比原计划分别提前 1 个月和 2 个月，为 4 个现场中招募进度最快的两个现场。6 个月的队列保持率分别为 72% 和 90%，到目前为止 12 个月队列保持率分别为 80% 和 94% (未结束) HIV 的血清阳转率分别为 2.8% 和 11.4%。新疆现场的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队列保持率为 4 个现场最高。经过 5 次 PPD 的监督检查、二次 FHI 和 NIH 项目官员的现场考察，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现场工作质量能够达到研究方案的要求，SCHARP 发出的质量控制报告也反映了这一工作质量情况。该项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保持高的随访率，并做好项目结束的文件管理和归档工作，达到研究方案的要求。

#### 特别报道：Salim 在中国

Salim 博士简介：Salim S Abdool Karim，临床流行病学专家，南非德班市纳塔尔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校临床流行病学教授及科内尔大学 Weill 医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兴趣在于抗病毒药物和 HIV 疫苗研制以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疗法的实施。他兼任数种医学期刊编辑，在艾滋病领域发表过多篇著述；曾作为科学委员会成员参加了若干次国际艾滋病会议并参与多个艾滋病研究项目。现为南非 CAPRISA 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3 年 10 月下旬，Karim 博士赴中国参加新兴传染病国际研讨会，为了纪念此次中国之行，他撰写了以下的文章，并发表在 CAPRISA 通讯上，现引述如下。



图 5：Salim Abdool Karim 博士和邵一鸣教授

凉爽的星期五清晨，我来到长安街上，穿过故宫周围的花园，向天安门广场走去。此时造访中国的感受渐渐了然于胸。

——Salim Abdool Karim

中国是一个受到尊崇的巨人，在医药研究领域，她不但拥有先进的科研技术，年轻睿智的科学家队伍，而且具有英明的领导者，像中国 CIPRA 项目首席科学家邵一鸣博士，副负责人郑德先博士，和像殷大奎博士这样的政府官员。

不了解中国的人不知道这些姓名是按逆序书写的，邵博士的名字是“一鸣”，在南非，我们称他为“Dr. Yiming Shao”，但仍写作“Dr. Shao Yiming”。中国 CIPRA 项目是一个具有 5 个研究主题的综合研究项目，而 HIV 疫苗研究明显是重点。

子项目 1 是在献血者、静脉吸毒者和性工作者中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而子项目 2 将对子项目 1 中确认的 HIV 阳性者进行行为干预研究；子项目 3 是对流行群体进行的自然历史研究，兼有为疫苗研制所做的实验动物研究；子项目 4 是用国产药物进行的临床治疗研究；子项目 5 是针对中国 B 型 HIV 和 B/C 重组体的 7 到 8 种疫苗的研制。这些子项目由 4 个核心提供支持，较南非 CAPRISA 多出一个实验动物核心，是由中国政府出资将近 10 亿美元新建成的。

我走在长安街上，这是一条具有 14 个车道的大街（每个方向 7 个车道，包括一个自行车道），靠地下通道连接两侧。我穿过故宫外的地下通道，走进活动着的人群中，抬头时忽然发现盘旋在上空的“鸟”其实是风筝。8 点时几百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升旗；更多的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赞叹不已；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群排成长队。返回的路上，我看到人们在晨练太极拳，于是加入其中，体验这种前所未见的锻炼形式。

我终于不得不赶回去参加八点半的约会，我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去，参观他们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邵博士已赴日内瓦，王松先生接待了我，不巧他又有会议，于是和蔼可亲的 Cherry 和 Jeff 来陪伴我，Cherry 的微笑使整个屋子明亮起来；Jeff 在子项目 2 任职，是一个华裔南非人。我见到了核心 A 的工作团队，因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楼里没有更多办公室，他们将旅馆的客房改装后作为办公场所。之后我们过马路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在那里我大略参观了 CIPRA 项目的实验室。尽管建筑陈旧，空间狭小，大家却是热情满满。最后，来去匆匆的王松出现了，他拿着手机，略含歉意地打了个招呼。尽管他是财务部主管，他的角色就像南非 CAPRISA 项目中的 Marian 一样，是工作中的组织者。核心 A 的队伍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他们向我介绍了他们的 SOP 文件（都是用中文写成），先前办的培训班和许多他们已完成的工作。

这时已是十点二十了，我由 Cherry 和 Jeff 陪同，去游览天坛。后者将在 12 月份回到南非，

到 Rhodes 大学心理系任职。

“从 CDC 到这里没几步路。”Cherry 说。走了两公里之后，我几乎挪不动步。Cherry 告诉我，这是北京最大的公园。我惊叹于殿堂的恢弘壮观，中国帝王的威严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看到这些历经岁月的宏伟建筑，我能感到这个国度在过去的朝代中是多么的强大。中国像一个前行的巨人，她的经济建设日益增强，没有什么地方比上海更能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唯一可当“东方曼哈顿”之称的上海。上海是一个拥有一千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遍布其中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处处都有新的建设。我和 Jay Levy 博士在上海停留了一天，Jay 很有亲和力，他的言辞极其睿智。

这时我们还在天坛中，忽然意识到要赶回去接受郑德先博士的送行。郑博士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令他的博士后学生 Cindy 和司机一起送我，Cindy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但当我知道她也可被称作 Cindy 时甚感欣慰。）抵达中国医学科学院（CAMS）时，我看到与中国 CDC 截然不同的景象，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研究中心。

郑德先博士是基础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基础所是组成医学科学院的 17 个研究所之一，铺满大理石的豪华建筑具有现代品位。他的实验室与他工作的协和医院一样令人过目不忘，那个医院拥有 2000 床位。在他的实验室中转了一圈后，我享用了此次中国之行中最丰盛的一餐。这可不是胡说哦，我在中国每一顿饭都像一个宴会，至少有 10 到 15 个菜呢。郑博士对美食的兴趣显然与我相投，他在餐馆中安排了一个包间，上的每一道菜都是对味觉的犒赏。午饭后我们返回 CAMS，来到 14:15 会谈的地点。

我回到 CAMS 后，想起了在美丽的杭州举行的，为时两天的有关 AIDS 和 SARS 的研讨会，这是我中国之行的开端。我对 SARS 了解很少，这次研讨会使我受益良多。我得知在 SARS 感染初期，一致发现 CD4 和 CD8 细胞数目罕见的减少。血清学在感染初期没什么用，而这些免疫上的标志却可以将 SARS 从不典型的肺炎中鉴别出来。一个有趣的演讲提供了一些病毒遗传学上的数据，暗示 SARS 可能由灵猫传播出来。关于艾滋病，一个接一个的演讲阐明了中国防治艾滋病技术的广泛应用，并回答了关于艾滋病中国面临的一部分关键问题。西湖行船给研讨会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其时我和 Myron(Mike) Cohen 博士聊了很多，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使我入了迷。作为中国 CIPRA 科学顾问委员会副主席，Mike 总结了委员会的审议，并给中国 CIPRA 项目提出了许多好建议。他始终是一个通情达理的顾问，谨慎地，给出建设性的评价，几乎像一位慈父，CIPRA 项目人员对此极为赞赏。

Mike 是一个总领全局的人，他的脑子里不停地冒出新想法。他曾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主张——联合南非和马拉维建立南非优势中心，开始时，在这只是一个作用于急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过

程的合作性干预研究。我当然不会忘记与 Gail Henderson 博士（北卡罗莱那大学），Monica Ruiz 博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Mary-Jane Rotheram 博士（落山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和 Judith Chamberlain 博士（Westat）去杭州的丝绸市场“抢劫”一番。Gail 是一个出色的人，她和蔼可亲的处世态度和自然而然的领袖风范使 CIPRA 项目成员如沐春风。她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对中国地方状况有深入的了解，曾经帮助中国 CIPRA 项目建立 IRB。在整个杭州会议中，Rodney Hoff 博士是我的中国礼节顾问，每当我在某些场合不知所措时，都会问他。Rod 渊博如江海，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圣贤。通过这次会议，我不仅更加了解了中国，而且还重新认识了美国的朋友们。

在 CAMS 我与中国 CDC 的 Barbara 和 Jeff 进行了一次谈话，我在概述了南非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后便不得不匆匆离开，由 Cindy 陪同赶往机场，赴我回程的航班。

过去的一周仍然如影在目：杭州以 AIDS 和 SARS 为主题的研讨会，中国 CIPRA 科学顾问委员会（SAB）会议，在上海的短暂时光和在北京的两天，包括在长城和故宫的游历。我和向导魏民博士已经成了好朋友。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了 CIPRA 项目的价值，它是必不可少的。它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 CIPRA 项目庄严的使节，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骄傲，他们将领先世界。

## 相关培训

### 一、为现场调查准备的培训

为使 CIPRA 项目现场调查顺利开展，各相关子项目/核心积极开展了补充培训：

#### VCT 培训：

在闻喜县举办中国 CIPRA 第一期培训班的基础上，子项目 2 对即将成为山西现场咨询员的 14 位现场人员，于 10 月 9~11 日在北京再次集中强化艾滋病咨询及 HIV 检测前后咨询基本知识及技能培训，培训班通过理论测试、全体教员的现场考察和集体评议，对学员进行评估，合格者将参加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11 月 3 日，中国 CIPRA 山西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预试验开始，8 名培训合格的咨询员在子项目 2 俩位老师的督导下，开始进行检测前咨询。咨询员每完成一个咨询，培训教师及时辅导、及时解决问题，每天晚上集中讨论。整个预试验的过程中，咨询员既能够保证完成咨询工作，也得到了实际锻炼，在培训教师的督导下锻炼成熟。

#### 实验室培训：

10 月 15 日~18 日，由核心 C 负责在闻喜县举办了《生物危险品及实验室安全培训班》，对闻喜县采血、分血、运输人员 14 人，进行 IATA 规则、样本运输 SOP、运输紧急情况处理、实验室安全及职业暴露的防护、实验室相关技术及 SOP 等项内容的培训。

核心 C 派专人参加山西现场流行病学调查预试验，在调查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培

训，确保了项目安全、科学进行。

## 二、《中国 CIPRA 山西闻喜临床诊断及治疗培训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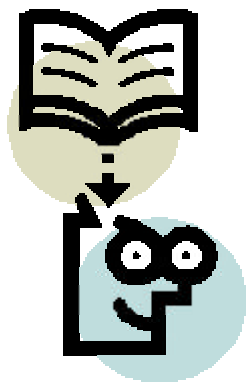
10 月 17 日~20 日，由子项目 4 主办、闻喜县医院承办，来自子项目 4 的 9 名教师对 60 名来自闻喜县医院、瓜底镇卫生院医生、护士及检验人员及其它医院、相关单位人员进行培训。学员对流行病学特点、发病机制、临床表现、HAART、OI 的防治、母婴传播与阻断及艾滋病预防等知识有了全面的了解。教师们的丰富临床经验，为提高闻喜县整个地区艾滋病的治疗水平发挥重要作用。

## 三、项目管理研讨会

11 月 7 日由核心 A 组织 核心 B 金水高教授主持的研讨会，聘请 SCHARP 公司 Thomas R. Darden 教授介绍了 SCHARP 公司如何高效组织、完成临床试验项目，其中很多经验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核心 A、B、C 的 19 人参加了学习、讨论。

## 四、《中国 CIPRA 高级管理培训班》

中国 CIPRA 和美国 NIH 联合举办《中国 CIPRA 高级管理培训班》将于 11 月 17 日在北京潇湘大厦开班，培训将由 Datex 公司的 Ajit S. Dutta 教授主讲，各子项目/核心的项目管理及财务管理约 30 人将参加培训。



CIPRA 知识

中国 CIPRA 使用的术语

CSR 科学回顾中心

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中心办公室，主要承接大多数来自卫生部的研究申请；同时提供

绝大多数递交 NIH 的研究项目的精华评述。

[www.nih.gov](http://www.nih.gov)

ORI 科研道德办公室

ORI 用于监控和调查科研中的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教育、预防和调节措施促进可信赖的科研活动的进行。ORI 是美国卫生部的一部分，后者与中国卫生部作用相当。

[www.ori.hhs.gov](http://www.ori.hhs.gov)

## 小测验

1. 哪一年开始了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  
a) 1986 b) 1988 c) 1990 d) 1995
2. STD 是什么？  
a) 无菌实验开发者  
b) 特殊治疗医师  
c) 性传播疾病  
d) 标准传输障碍
3. 哪种动物被认为是 HIV 病毒传染源？  
a. 猿 b) 黑猩猩 c) 象 d) 猫
4. 以下哪类药物不用于治疗艾滋病？  
a) 蛋白酶抑制剂  
b) 病毒分离剂  
c) 抗生素  
d) 核苷类似物

(答案在下面)

## 人才秀

—— 了解我们的团队成员

中国 CIPRA 项目欢迎苏小游医生加入 Core A



姓名：苏小游

籍贯：辽宁

教育背景：山东医科大学环境卫生学硕士

工作经历：

苏小游曾经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关于细胞凋亡的课题。她在坦桑尼亚工作过一年，参与中国卫生部和坦桑尼亚合作的中医药防治 HIV 的项目。

当我们问到她为什么决定加入中国 CIPRA 时，她说：“CIPRA 是一个综合性研究项目，包括流行病学，行为干预，临床治疗和病毒学研究。我对此很感兴趣，我将学到更多有关综合研究项目运作的知识。同时能够开阔在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眼界，提高自己。”

苏小游将在 Core A 参与行政管理和子项目 4 的协调工作，她的加入为 Core A 增添了新的活力。

## 测验答案

1. 世界爱滋病日始于 1988 年。
2. STD 是“性传播疾病”。
3. HIV 被认为由黑猩猩传播而来。
4. 病毒分离试剂和抗菌素不用于治疗 HIV。

请登陆：[www.avert.org](http://www.avert.org)

## 重大日程



1. 中国 CIPRA 高级管理培训班
2. 第十次中国 CEC 会议
3. 第 16 个世界艾滋病日

2003 年 11 月 17-21 日

2003 年 11 月底，待定

2003 年 12 月 1 日